

# 莫高、榆林二窟供養者像 與窟壁供養題記

蘇瑩輝



▲第285窟西魏供養者像列



「供養者像」這一名詞，它的初義，本對「被供養者像（在佛教言為釋迦牟尼佛、多寶佛等，或觀世音菩薩、文殊菩薩等）」而產生。其涵義有廣、狹之別；亦即羣像、箇像之分。

凡佛教藝術遺蹟（包括壁畫、雕塑及建築物等）中所見到之供養像，即為當日捐資建窟（或繪、塑）的功德主。此一現象，除了有從屬（例如莫高窟張淮深所建之窟，其從屬題名下雖有『一心供養』字樣，但此等供養者並非捐資布施之人）之家族供養羣外，甚少例外。在甘肅省安西榆林窟（俗名萬佛峽）和敦煌莫高窟（俗稱千佛洞）的信士佈施功德之方式，大者建造佛窟，次者繪畫經變一鋪或造像一龕；又次者造菩薩一軀或聲聞像一軀，前者稱為窟主，其供養眷屬行形像可遍佈窟內各處，無所限定；次者以所造之經變圖或佛像為別，如所謂「無量壽佛主」、「彌勒下生主」等是。其供養像列，例施於圖、龕的下方。又次者亦視所造之尊像隨宜命名，如「觀世音像主」、「文殊師利像主」等是。

至於供養者像在壁畫上的位置，就莫高窟言，一般以施於佛（或菩薩）像側或下端為通例。但各有其屬性，功德主之畫像及題記，與其功德物不能分離，正猶石刻之造像記文，必須與上段的雕像連屬，才能夠對照觀摩。



▲第285窟西魏女供養者像列



▲第288窟供養者及侍從人物（張大千摹本）

以下分述供養者像的繪製原則、歷朝服飾特徵、供養題記等項：

#### 繪製供養者像的配置原則

二窟的壁畫供養者像，大率皆成行列，男、女信徒分行相嚮配置，立者居多數，跪者較少，此無他

，因地制宜而已。但值得注意者有一事，即莫高窟魏、隋、李唐諸朝所開鑿的洞窟，在門洞（亦稱甬道或參道）兩壁上所畫的供養者像，大都以北為上。如張大千所編之第二十號（即伯希和所編的16號）窟，係盛唐時晉昌郡太守樂庭瓌所開鑿，門洞繪供養者像，庭瓌及其子皆在北壁，其妻太原王氏與諸女則

在南壁。這類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奇怪的是五代門洞的供養者像，則又以南為上，與西魏、隋、唐諸窟適得其反。

供養者像在窟壁之位置，並無定所，亦無定式。施於甬道（亦稱門洞）兩旁壁上者，幾皆等身巨像，偉者且逾身半；其施於殿內前壁及左、右壁者，多在經變圖之下，亦以等身立像較多；前壁入口上方亦間有之，幾全為夫婦跪像，蓋因適應地位之故。其小者則繪於一尊（佛或菩薩）像或一經變圖之下端，甚至有但題姓名不畫人像者；其施於佛龕下壁須彌壇左、右側，窳堵婆基壇四周，以及窟廊下部者最為尋常，因地位不高，故多小像；大者約一公尺，小者十公分許而已。儘管莫高窟供養者像的繪製並無固定位置，但它卻有一個原則，即多利用隙地或不甚重要（不影響佛教故事畫面者）之地為之，正因如此，多數的供養者像都在四壁近地處。或者疑問：廣大的四壁空間，留作何用呢？我答以：牆壁的中心部份（亦稱腰壁），往往被經變、佛傳、本生等圖，或賢劫千佛所佔，而再上方又為天部諸神像的領域。個人的淺見認為，供養者像在石窟佛畫中原非主題，一般從事敦煌佛教藝術研究者，對它多不重視。而從事文史考古工作者，卻以為這些供養人像的價值，遠在佛畫藝術



▶  
第428窟  
北周 男供養者像



▲第428窟北周女供養者像

之上。

### 歷朝服飾特徵

**北魏至隋代**——本期的供養人像，體形率皆小而簡畧，優婆塞像，朱衣束帶，偉岸魁梧；優婆夷像，容止嫺雅，纖腰挺胸，秀偉矯健，有丈夫氣，北朝婦女之風度，可見一斑；且衣冠奇古，長裾曳地，圍巾絡肩背，臨風招展，意態嬌媚，足為研治服裝史者觀摩之資。又本朝供養人的像列，類皆整齊樸素，每自數身至十百身為列，多則分成數層。例如史岩氏編第三百號窟下方繞像三層，密排如帶，共有一千二百身，在莫高窟供養群像中，可謂登峰造極。在西魏像列之前，多以開士引導，行列末尾，則有侍從僮婢捧供物，或執幡杖弓矢障扉華蓋以隨，亦有繪駝馬牛車伏役於後者。

**唐代**——初唐的供養像，大都沿襲隋世。盛唐以降，漸趨繁縟；至晚唐而造乎極峯。參道兩旁，配置逾身巨像，有時亦繪於殿堂前壁，衣冠裝飾，漸臻繁華：男則峨冠緋袍，執笏佩魚；女則鳳冠綉服，圓臉豐姿。北朝喬野之習，唐人偉麗之風，於此可見。中、晚唐供養像列之盛，可以李太賓、張議潮、索勳諸洞人物為代表。此期的共同特徵，即立像必敷地毯，跪像多陳

矮榻，儀態萬方，瞻視肅然！在晚唐供養像中，足以窺見當時貴族出行之儀仗及風俗服飾者，首推張編第三百號窟之歸義軍節度使張議潮夫婦出行圖。張公出行圖有鼓吹儀仗等左右列三十騎前驅，道中舞者八人，作樂者十人，持旗者二人；分列左右，又有四騎，持藍傘二騎，前後行道中，又有朱衣、武士凡四騎，另步行者八人。又持旗扇戈戟之屬者數十騎，後十餘騎奔馳於後，射道中麋鹿等。

**五代至宋初**——本期供養像，仍襲唐末盛飾之風：殿堂宏敞，參道深邃，規模空前，形制別創。男像因須垂紳正笏，作端嚴狀，難以施展技巧，故多着眼於等身女像，潤臉呈花，圓姿替月，栩栩如生！其衣裾圖案，變化萬千，大紅鮮紫，五色雜陳，足以顯示東方畫藝之特徵；然衣冠飾紋，始好用金銀泥刻線，容姿千百同型，蓋其畫藝已由爛熟而漸趨衰頹。足為本期供養人像代表者，當推瓜、沙二州的曹氏諸窟。其行列安排，一變魏、隋舊式，巨軀小像，視親疏而別，窟主之外，所生子女及孫輩：子之妻族，女之夫族，以及掾屬僧尼、侍從奴婢等，莫不列像一窟，所謂一門華部，輝映塑壁，真可稱為「宗族圖譜」。五代宋初，曹義金（節度使）三世與回鶻、于闐諸可汗有世親，兩國之供養者像，亦時見於曹氏諸窟，如史編第七十一號窟于

闐國王李聖天像，繪以朝服、冕旒、龍袍、寶劍，右手持供養鮮花，左手執柄香爐，上加寶蓋，旁翔二天女，作來迎狀，姿態英偉；後列天皇后，端嚴肥碩，護從奴婢四人，其形式之美，殆登極峰。

**西夏及元代**——西夏蒙元之世，造窟風氣漸息，故窟壁繪畫亦罕。夏人遺蹟中，尙可見到蹈襲唐、宋槩範之等身像，惟色質奇劣，畫技亦差。但其服飾詭奇，束髮長帶，頗足供鑽研之資。如史編第十四號窟參道後加之供養像，即其一例。元人作功德，似不好為供養像，故遺蹟鮮見，僅史編第一三四號窟參道（兩旁壁間）下隅有數身，堪稱元代供養人像之代表作。

#### 窟壁供養題記

河西佛窟遺蹟，雖以莫高窟為巨擘，然如安西之榆林窟、小千佛洞（亦名下洞）、敦煌之西千佛洞，自其繪塑作風言，固與莫高窟同屬「敦煌佛教藝術」系統。小千佛洞在安西縣西南約百十里之踏實河兩岸峭壁上，南岸存十窟，北岸存一窟；南岸大率為五代及宋時所開或重修，自西向東第五窟有中心座，榆林窟張編19號及29號兩窟構造亦與此同；以莫高窟形制證之，皆元魏遺制。萬佛峽在安西南140里，張大千氏亦曾為各窟編列號碼，其開創時代，雖乏石刻或文字記載

▼ 榆林窟第25窟北宋曹延祿妻李氏供養像





▼ 榆林窟第25窟北宋曹延祿供養者像



▲ 《張儀潮妻…宋國夫人出行圖》



▲《張議潮出行圖》





▲《吐蕃贊普聽法圖》

以為考較之資，然如第19、29號諸窟形制與莫高窟諸魏窟同，則其創建時代，蓋與莫高窟相去不遠。各窟題名，自光化三年以至國慶（係「天賜禮盛國慶」省寫）三年，皆在九世紀至十一世紀之間。斯坦因（Sir Aurel Stein）謂榆林窟創於九世紀至十世紀，題名率為元代，殊不足信，向覺明氏（達）已斥其非。西千佛洞在敦煌縣城西七十里，張大千氏亦曾編號，共十一洞。就其畫風觀之，大半屬於西魏及隋

代，但亦有壁畫風格較晚者，當係唐、宋重修之洞。張編第六洞有武周「如意」年號，其時代更為確定。從事抄錄榆林窟（共29窟）供養題記者，有陳萬里、向達、閻文儒諸氏。抄錄莫高窟題記最早者，似為陳萬里及法人伯希和（P. Pelliot）二氏。陳氏所錄，散見於《西行日記》，伯氏所錄亦不完全。自民國三十一年起，從事於莫高窟題識之抄錄工作者，先後有向達、張爰（大千）、勞榦、史岩、羅寄梅、夏

鼐、閻文儒諸氏，就中張、羅、夏、閻四家，似乎皆係摘要抄寫，並非全部登錄。向氏所錄曾散見於《西征小記》，全部定本，尚未見發表。史氏之《敦煌石室畫像題識》一書，出版於1947年，用力甚勤，然間有疏失，尤可惜者即史書於若干甚重要之題識，竟多漏抄；其次缺點，即史書所列窟號，全用他自編之新號，而不附刊張（大千）號對照表。他如謂題識不能摹拓，以曹全為五代時人，皆其失察處。勞





▲《曹議金供養像》



▲《曹議金妻供養像》

氏在史書印行後，曾為「校補」一文，分期於上海中央日報（民37年七月份）發表，對史書多有補正。同年七月廿一日，夏氏更有「敦煌石室畫像題識後記」之作，在同報刊出。於史書糾正既多，於勞文校補亦復不少。

榆林窟題識所包含之時代，雖畧與莫高窟相埒，但張議潮之供養題名則未發現。近人張維撰《隴右金石錄》於萬佛峽造相（卷二，頁六三）下跋云：「萬佛峽題名有張

義潮」，實屬無稽之說。瑩按莫高、榆林二窟題識之足以補苴史籍者固多，但如「銀青光祿大夫」乃是散勳，依唐制為從三品。而二窟供養人像之在曹氏一代者，其題名結銜十九有「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等勳階，疑多屬僭竊自稱，非真受自朝命，此亦研治瓜、沙史事者所應注意之一端。

自晚唐河西地區陷入戎蕃，嗣經張議潮崛起敦煌，逐蕃歸漢後，宣宗大中五年（A. D. 851）始置歸義

軍於沙州（今敦煌），并以議潮為節度使，傳至張承奉凡四任。五代初，張氏後嗣中絕，州人先後推長史曹議金兄（仁貴）弟帥其地，世奉中朝正朔；歲修職貢者又百餘年。議金有子三人，元德、元深於石晉天福年間相繼節度歸義，元忠於石晉開運三年（946）以留後帥歸義，宋開寶七年（974）卒。嗣元忠為節帥者，為其子延恭、姪延祿。延祿官歷與『燉煌王』稱號曾見於榆林窟第12、25、26號三窟壁畫供養像的

題名上，有的是在其父元忠像下自稱「男將仕郎延祿」及「男司馬延祿」（皆是早年的）。其在25號窟之供養像右側華表上的署銜則為：「勅竭誠奉化功臣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置管勾營田押蕃落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兼中書令燉煌王譙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七百戶曹延祿一心供養」。按元忠在第12窟第一身的銜名稱『燉煌郡王』，曾見史籍記載，乃係卒後追贈；其於生前稱王者，僅見莫高窟窟簷記及壁畫供養題名已而。至延祿之為燉煌王，不惟不見於史傳，且亦只見諸榆林窟題銜；而不見於莫高窟壁。又按延祿題銜『譙郡開國公』云云，覈之興國五年沙州曹延祿拜官制，亦僅為『譙郡男』，并無晉爵公、侯之文。且其族子宗壽領鎮後，於咸平五年七月始受封譙郡開國侯，可證延祿之稱「王」稱「公」，皆在其國內私署僭號而已。

### 小結

綜觀以上所述莫高、榆林二窟歷代壁畫的供養者像，不但在服飾上可補各史輿服志之闕佚，并且張、曹兩姓（及眷屬）數世的爵、封、勳、散等銜名，俱榜書於畫像的左、右側，實為研究瓜、沙史事者第一手資料。他如我國邊疆民族和異域禮佛人士（包括國王與后及公主）的衣冠神態，以及當地（歸義軍）節帥的出巡儀隊等，亦為難得而罕見的寫實畫面。



▲《母與女供養像》